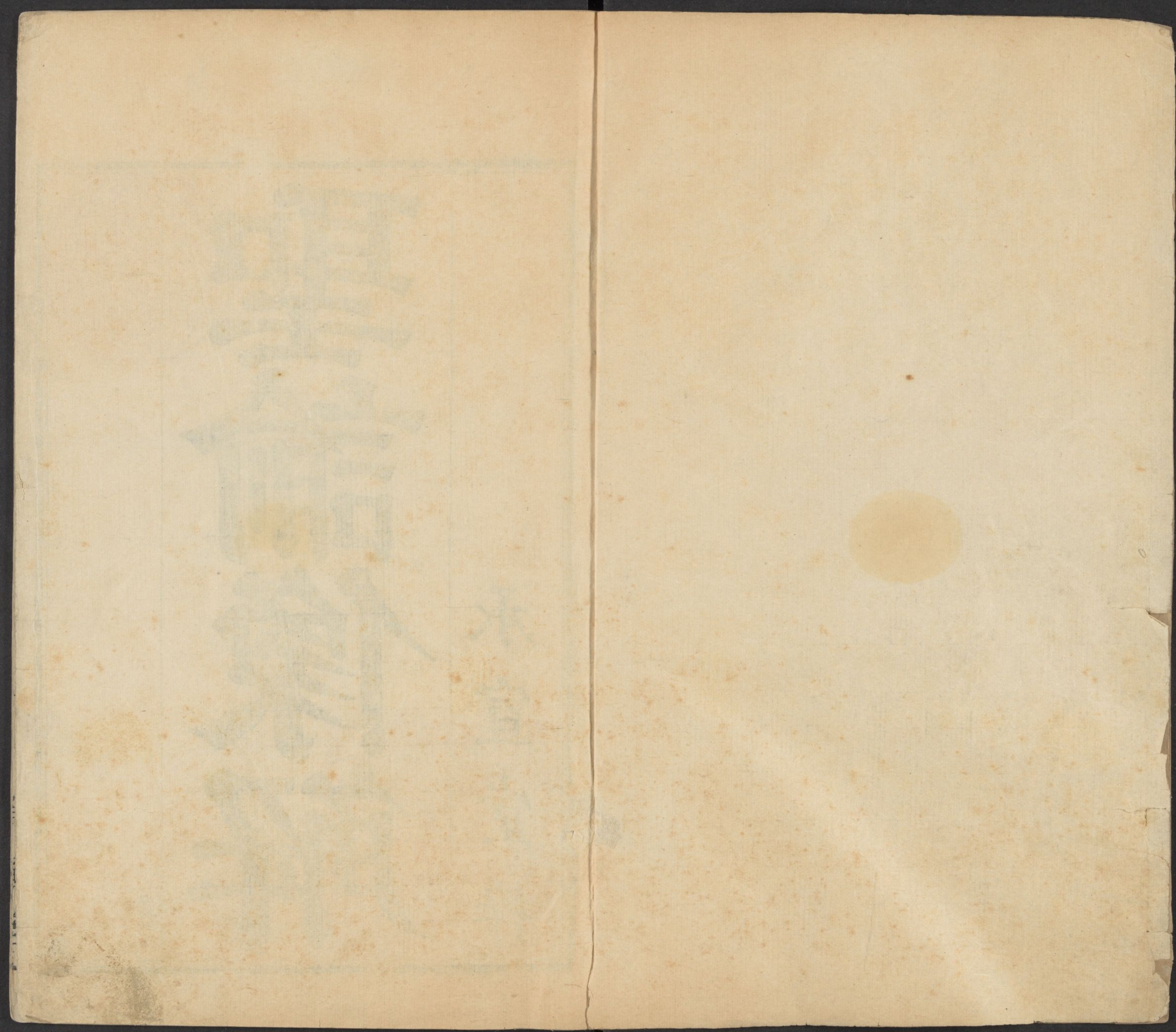


T 4661.81/3918(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聖諭像解



承宣堂梓



聖諭

篤以風俗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敦孝弟以重人倫

篤宗族以昭雍穆

和鄉黨以息爭訟

重農桑以足衣食

聖訓
尚節儉以惜財用
隆學校以端士習
黜異端以崇正學
講法律以儆愚頑
明禮讓以厚風俗

務本業以定民志
訓子弟以禁非爲
息誣告以全良善
誠窩逃以免株連
完錢糧以省催科

聯保甲以彌盜賊
解讐忿以重身命

聖諭像解序

古先哲王施十二教以治天下
其大夫受灋於司徒退而頒之
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而
以歲時入其書皆會政而致事
焉於是州有長或會民於社而

使之讀灋黨有正或飲酒於序
以攷其德行而教化行矣族有
師書其孝弟睦婣者閭有胥書
其敬敏任恤者而風俗淳矣大
雅之篇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則知民性未有不善又曰訏謨

定命遠猶辰告則知君臨天下
者亦未有不願斯民之共底於
土善而垂訓辭以爲告戒者也我
皇上垂拱端闈誕敷政教溥海內
外罔不率俾土宇幅員之廣休
養生息之衆咸皆內而觀型

聖訓修解序二
已浸浸時雍之治矣而猶慮教化之未大行風俗之未盡淳爰頒

上諭十有六條綱舉目張徧播遐邇邇比於周官之十二教尤詳且盡焉方正學所謂爲治之以道

禁之以法不若諭之以言是已然又謂諭之以言不若引前人之言行化之爲易入則捃摭夫往蹟以啓迪其愚蒙謂非牧民者之責歟江左素稱繁庶予叨塵行省竊祿是邦仰承

聖訓修解序三
兩都御史臺董率於上與共百
執事宣布德化以副

聖天子愛養斯民至意惟賢長吏
之是賴而繁昌梁令以循卓之
才膺斯劇邑曾博采前言選行
註釋

上諭十六箴講解鼓勸固已揚績
於薦剡書庸於贊策茲者晉秩
待遷需次不遠而猶夙夜匪懈
繪圖成編俾閭閻隴畝之氓家
喻戶曉易於觀感而興起可謂
無忝厥職矣昔馮伉宰醴泉著

聖訓作解卷之四
論蒙書十四篇教之務農敦本
而醴泉治張載宰雲岩每月吉
具酒食召鄉人會於庭諭以養
老事長之義而雲岩治益得報
最遷擢聲施爛然今觀梁令何
以異是耶夫觀於鄉而知王道

之易易由是隣封別壤轉相傳
播曉然於綱常之大義相率而
趨於善厥功豈淺歟哉書既告
竣梁令以弁語爲請予旣嘉其
有裨

聖化而又自幸得車輔之助則題

諸簡端所不能辭也是為序
康熙二十年歲次辛酉立秋日
江南安徽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加六級龔佳育謹



聖諭像解序

天子為天牧民其所以治之之
道固不一而足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宵衣旰食所焦勞
圖者既已見之施行著有成效
矣乃於康熙九年特頒

聖諭修解月一
上諭十六條以爲化民成俗之本
弘綱巨目靡不畢備猗歟盛哉
何道之隆也夫承流宣化邑令
與有責焉延年待罪繁昌方以不
克闡揚
上諭爲懼顧蒞任未幾蒙

前安撫部院靳 頌發

上諭十六箴一書延年伏而讀之周

情孔思燦然具在獨念鑄辭典
雅小民未必周知爰僭加註釋
急梓以行俾合邑家傳戶誦焉
日漸月摩積有年載凡在編氓

亦稍稍知向方矣康熙十五年
謬荷

江南總督阿 暨

前安撫部院靳 特疏 題薦

內開一本官每逢朔望親詣學
宮齊集紳衿耆庶先令聽講

上諭使其交相勸誡次講聖經賢
皇 傳令其問難質疑又將 安撫

聖 都院頒發宣明

上諭十六箴逐一講解刊刻成書
皇 分發各里轉相傳說實心力行
氣 媿媿不倦等語備列刻牘上瀆

宸聰

皇上恩賜俞允踈遠小臣忽遭非
分之榮敢不益盡涓埃以仰答
聖天子覆載鴻施也哉無何

皇上以

前安撫都院靳 鴻材巨識足

肩艱大河工告急特委重焉又
以皖據江左上游楚蜀滇黔逆
焰方張非德威素著大臣鎮之
何以坐銷烽燧於數千里之外
帝心慎簡 於是

今安撫都院徐 以前江南大

聖訓解月四
方伯恭膺是

命下車之日振飭綱紀釐剔奸弊
良法美意次第修舉尤兢兢以
闡揚

上諭爲先其董率各屬蓋久而益
勤延年自揣涼薄無以仰承風旨

既而思之曩者箴註之布士民
知書者能習之矣若夫山童野
豎目不識丁與婦人女子或未
之悉也於是倣養正圖解及人
鏡陽秋諸集輯爲

聖諭像解一書摹繪古人事迹於

聖訓傳解戶工
上諭之下弁將原文附載其後嘉
言懿行各以類從且粗爲解說
使易通曉編彙旣成付之剞劂
凡六閱月而告竣隨散之各里
冀披覽者庶幾觸目警心可以
感發興起昔梁彥光爲相州刺

史有滏陽人焦通事親禮闕彥
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
廟中韓伯俞母杖不痛哀母力
衰對母悲泣之像遂感悟改爲
善士由是觀之像亦不爲無助
今

聖天子文德武功度越古昔一道

同風之治將軼三代而駕唐虞

區區小補之術詎足仰贊

高深亦曰承流宣化邑令與有責

焉非敢以是為稱職惟此望民

為善之意既拳拳其勿忘而所

以仰副

聖天子鼓舞億兆之盛心與

督 藩 道 各憲勉勵下屬俾

借於大道之切懷則非一朝夕

所積也觀此書者其尚鑒此衷

也夫

康熙辛酉孟春甲子江南太平府

繁昌縣知縣加一級梁 延年 謹

序



凡例

一是編之輯期於宣布

聖化俾日不知書者觀感興起翻然動其爲善之心亦政教之一助也考諸前代李公麟有孝經圖趙孟頫有豳風圖以至春秋有繪論語有像皆所以發揮聖籍闡揚燮德甚盛觀也

皇上措辭爲經所頒

上諭十六條煥如杲日行天蒼生無不仰照延年自揣疎謬罔測高深而將順之誠不能自己敬摹曩賢事迹於左以爲小民啓矚開聾之資其中惟據管

見。直抒愚衷。所望閱者鑒此。葵赤畧去驪黃。則葑菲不以下體見遺。而洩勃可緣兼收。獲錄矣。

一宋王曾於天聖初。銓錄古先聖賢事蹟。凡六十事。繪圖以獻。上嘉納之。降詔褒美。仍勅鏤板。摹賜近侍。因命禁署日繪二十軸以進。此等所畫。皆出名手。其筆精墨妙。必能仰邀睿鑒。濬發宸聰。茲集惟求典型粗備。且意在拙速。不欲巧遲。點染之工。畧存彷彿。兼又付之梨棗。非若輞川臨本。刻於石碣者。爲奇。第虎賁在坐。宛然中郎音容。使觀者能生感慕。固不必繪事入神也。識者諒之。

一舊本有二十四孝。以大舜漢文帝爲首。今仍之後。卽繼以東宮藩王大臣以及士庶。明自尊達卑也。至於母有嫡繼出。子有爲人後。孫有祖父母。閨中有爲女爲婦。種種不同。而當盡孝之道則一。卷中一一具備。使處此者目擊思齊。庶無缺畧。或因或易。非敢爲異數。仍二十四。亦猶竊比之意云爾。以下諸條。豐約各從其宜。並不強爲附益。

一故明事跡可採者。亦間摭入。蓋與人爲善。勝國無嫌我。

世祖章皇帝御極。首講洪武寶訓。誠監于有夏。監於有殷。

至公無我之懷也。摭拾原無成心。覽者必能照燭。一援引古人。或止取一節。或備書全傳。事以類附。故不嫌簡行。以文著。故不厭繁。摠祈易俗移風。非徒尋章摘句。其間載德而及其才。言忠並紀其孝。良由美不勝書。故遂連篇累牘。圖寫其尤。既資瞻仰。事誌其備。足益尋求。若能爲鈍根講說。則功德更不可思議。載半以去。殆此謂也。

一鳩工庀材。爲費頗多。故功欲速而逾遲。意求粹而滋駁。其間瑕瑜互見。純疵並形。惟冀山藪之弘。庶無垢汙之拒。

一宋樓璿爲於潛令。乃繪作耕織圖。農事自浸種至登廩。凡二十有一。蠶事自浴種至剪帛。凡二十有四。各繫五言八句詩於左。高宗召見。璿遂以圖上進。真德秀嘗請於朝。欲繪農夫功女勞勩之狀。揭之宮掖。布之戚里。使六宮嬪御。外家近屬。知衣食所自來。樓真二臣。其於恤民隱。廣君德。拳拳無已之忠。可謂至矣。延年淺見薄識。豈能方軌前賢。而於聲色化民之末。則不能不加意焉。雖土壤細流。無補山海崇深。乃此仰止朝宗之志。固無一息敢忘也。覽此編者。尙留心於卑邇也哉。

一 延年以癸丑二月承乏繁昌未及周星吳逆倡亂軍興民瘼如蝟斯集甲寅正月蒙

上憲委署當塗篆務戴星往還於二邑間畧無寧晷其於教化實未遑也嗣後政事稍暇始註

前安撫部院靳一所頒

上諭十六箴一書今刻此編蓋將踵事增華仰贊

聖天子時雍風動之盛俾繁民日漸月摩庶幾久道化成積有微效功甫告竣銓部以內陞主政檄召候補行將謝事以去語曰愚夫千慮必有一得後之膺斯任者倘無弁髦棄之因其已然而順導焉則

敝帚等於千金其加惠於延年與繁民者誠未可以意計也請拭目以俟。

康熙貳拾年孟春月甲子吉旦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梁 延年謹識

聖訓傳解卷之一目錄
一
擁笏垂魚

休沐浣滌

烹雞奉母

行傭備養

扇枕溫衾

尊事正嫡

涕泣奉迎

棄職尋親

感徹宸聰

上表陳情

聖訓傳解卷之一目錄
二
枯苗叟生

復古喪制

德冠後宮

銷彌嫌隙

修葺故第

禮事舅姑

登堂拜乳

力舉七喪

壞容廬墓

千人送葬

聖訓傳解卷之一目錄

二

承宣堂

聖諭像解卷之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聖諭第一條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臣梁延年編輯

敦孝弟以重人倫

此一條是

皇上欲汝等百姓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以臻一道同風之治也。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蓋父母生我。有罔極之恩。兄長先我而生。有同氣之誼。故事父母

兄長者必內盡其誠。外將其敬。顯而飲食奉養之間。微而意念思慮之際。一一深愛曲體。以求得其歡心。所謂敦也。至於人倫。則又所當重焉。何謂人倫。人於父母兄弟。皆生而有之。故謂之天倫。若夫婦。則須擇配。婚娶朋友。則須擇人。定交。人主則須擇臣。任使。各有人事在內。故謂之人倫也。然人誠能孝弟。則本源之地已裕矣。由斯以往。自然和於妻子。信於朋友。盡忠於朝廷。如水之有源。源遠則流長。如木之有根。根深則葉茂。是重人倫。亦本敦孝弟。則敦孝弟尤急也。皇上首舉此條。卽尚書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之意。其體用兼該。表裏咸貫。天德王道胥備焉。凡爲子弟者。能詳解熟玩。身體而力行之。則比屋可封。泰和熙皞之盛立睹矣。

皇天降生聖子，奉天承運，聖德廣運，
 光復舊物，建國開基，立憲法，定禮樂，
 設官制，置百官，和風化，成治道，
 行人事，在內則治，在國則安，
 在天下則歸心，此天授之命也。

純孝格天



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二十四孝

載舜有象耕鳥耘之說。其迹近異。故隸括經書為言。亦以孝者庸行。且範民於中正平易之路。故凡駭人聽聞者槩不錄也。

此一幅像。是寫虞舜之孝。見積誠所感。無不可動之親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象。舜弟名。傲者。傲慢不恭也。舜處父母兄弟之間。如此。乃能和順。以致其孝友。竭誠盡愛。日復一日。漸摩既久。浹洽滋深。雖以頑嚚傲慢之性。亦皆消融變化。

烝烝然。屢進於善。以自治其身。而不至於復為姦惡。所謂允若者是也。帝堯聞之。以為大業必本於德。大德必本於孝。方今四海望治之時。非甚盛德。其孰能任之。乃使其男子九人。女子二人。百官以備任使。牛羊倉廩。以供餼祿。奉養舜於畎畝之中。蓋德極其盛。故禮極其隆也。一日帝謂舜曰。汝來聽命。朕嘗詢汝所行之事。以參考汝昔日所陳之言。則言皆實際。事有成功。已三歷年所矣。天之曆數在汝。汝其陟帝位焉。舜以聖人之德。躬孝子之行。惟以不順親為憂。而非以得位為樂也。宋臣劉敞有言曰。舜至側微。堯禪

聖訓傳解卷之一
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
於上下耳。今

皇上以孝治天下。所謂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
姓者。意至渥也。汝等編氓。恭繹

綸音。提撕警覺之下。如寐方寤。則孝愛之心。亦可以油
然生矣。

親嘗湯藥



漢文帝。生母薄太后。疾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親嘗弗進。仁孝聞天下。

此一幅像是寫文帝之孝。以見貴爲天子。其侍慈親。亦必躬致其勤勞也。薄太后是文帝生母。患病三年。帝侍奉左右。寒暑不輟。晨昏無間。憂思靡寧。故目不能交睫。省視罔懈。故衣不解帶。惟知有母。不知有身。孝之至也。至於湯藥。非親嘗不敢進。其爲敬謹。若自然而然者。歷三年之久。有如一日。由是仁孝之名聞於天下。推此以爲治。故能家給人足。化行俗美。比隆於成康也。汝等百姓。試思文帝處優尊之勢。闈宦

嬪御。其孰不備。願指氣使。其孰不從。而必自致其勤勞如此。夫亦曰親吾親也。而可假手他人乎。嘗見庶民之家。稍稱充足。高堂老親。止委一二僕婢奉養。溫清定省。缺焉弗講。饑飽燠寒。疾痛疴癢。在子旣不能周知。在親亦無所告訴。如此人子。豈非文帝罪人哉。觀此像者。可以憬然悟矣。

寢門視膳



膳此物皆可以助熱氣矣
 則其味雖亦無酒者獨飲此入于豈非文帝謂人始
 齊文皆始酒也...
 其之參前無成以高堂...
 受此此夫亦曰...
 其性...

聖訓像解卷之一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此一幅像。是寫文王之孝。見問安視膳之節。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也。王季。文王之父。文王爲世子時。其朝於王季。每日必三往。當雞初鳴。卽起着衣服。至寢門之外。問內侍之承御者曰。父王今日體可安否。其

起居動息。較之平常。果何如。內豎對曰。安。文王乃色喜。繼此而日中。又至。日暮。又至。悉皆如前。無倦怠也。其或有不妥。內豎實告文王。文王聞之。卽憂形於色。行步之間。却與不能正履相似。蓋憂深。故失其恒度也。直俟王季體安。復命進膳。然後文王亦復初。至於每上飲食。必察視寒煖所宜。恐過冷。或過熱。皆能傷人也。及食畢。徹膳。又問所食多寡。與喜食者何物。不喜食者何物。且命膳宰曰。凡已食者。不可再進。恐過時味變也。膳宰應諾。然後乃退。觀文王一視膳間。其深情至愛。溢於動靜詞氣之表。察之旣極。其精語之

又極其詳。敬慎之誠。有加無已。摠一至孝之所形而已。然此人人可能之事。亦人人當爲之事也。內則載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緝。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此童年省問之節也。豈不可能。不當爲之事乎。汝等百姓。睹儀型而求。則儆。日復一日。漸近自然。所謂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是也。聖人可學而至。又何疑焉。

躬閱祭器



聖諭修辭卷之一
明仁宗爲太子時。成祖還南京。一日退朝。召楊士奇問曰。爾輔東宮日久。果何如。士奇對曰。殿下孝敬無比。上使言其實。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人說當汗。殿下曰。汗卽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代。曰。上以命我。可遣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徧體。疾遂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而後遣行。不敢輕任下人。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從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上悅。後成祖召太子於南京。旣至。呂震語太子曰。殿下在南。多爲中使所讒。宜罪之。太子曰。過豈吾所無。幸上不之信。我何

較耶

此一幅像。是寫明仁宗居東宮之孝。凡儲后所當法也。仁宗爲太子時。成祖駕還南京。一日退朝。召東宮官楊士奇問曰。汝輔佐東宮。歷日已久。東宮爲人果何如。士奇對曰。殿下仁孝恭敬。非常人可比。成祖使士奇備言其實。士奇對曰。殿下凡遇祭祀。一應祭器皆親自省閱。不以委人。卽如去年例。將時祭。適值頭風病作。醫者言當服藥發汗。殿下曰。服藥發汗。何可臨祭。左右請別遣人代。殿下曰。上以祭命我。我又遣代。非違君父之命乎。遂力疾親祭。祭纔畢。汗出徧體。

疾卽痊愈。又每進御用諸物。必躬自檢閱。親手封識。然後遣行。不敢輕易委任下人。成祖曰。此皆子道當然之事。士奇對曰。從古大聖大賢。亦惟各盡其當然。非於分外有加增也。且殿下存心專以愛人爲本。是有長人之德矣。日後必不負陛下付託之重。成祖聞之大喜。其後成祖召太子於南京。至之日。呂震告太子曰。殿下昔在南京。徃徃爲中使讒毀。今宜各加以罪。太子曰。過失豈我所能免。皇上旣不聽信。我又何爲與之較論耶。合而觀之。祭祀儼如在之誠。奉親凜違命之懼。一物之獻。必敬必慎。萋菲交構。畧不經懷。傳曰。太子奉宗廟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又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若仁宗之爲太子。真無愧於毓德青宮矣。

太子真無對似無新密矣
 又曰野人之也亦人之也
 日太子奉宗廟勤對之采蠶以備
 有長人之德
 之六
 千日
 太子真無對似無新密矣
 又曰野人之也亦人之也
 日太子奉宗廟勤對之采蠶以備

擁笏垂魚



曹王臯爲衡州刺史。有治行。辛京杲疾之。陷貶潮州。始臯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卽貶於潮。以遷入賀。楊炎知其直。復擢爲衡州刺史。然後跪謝告實。

此一幅像。是寫曹王臯之孝。見身處憂患。尚能曲慰親心也。王爲衡州刺史。有治行可觀。觀察使辛京杲惡之。構貶潮州。初王遭誣在治。念母太妃年老。若知其貶謫。必驚恐憂戚。於是出則衣罪人之服。就官辯理。入而見母。依然擁笏垂魚。全若無事之狀。其貶潮州。反以陞遷入告太妃稱賀。宰相楊炎知其理直。仍

舉爲衡州刺史。王於此時。方跪而謝罪。遂以前遭貶謫。今復陞擢實告太妃。其用意深至如此。汝等百姓。試思曹王多少婉轉。多少委曲。總是恐傷太妃之心。汝等在父母前。平時則疾言遽色。有事則直情徑行。比於曹王。又何啻霄淵之隔耶。禮稱孝子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又曰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爲人子者。宜三復斯言。

萬石君。石奮。歸老於家。長子建爲郎中令。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休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裙音廁踰。踰音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中裙裏衣。廁踰穢器也。

此一幅像。是寫石建之孝。凡居官事親者所當法也。石奮。漢人。與四子各食俸二千石。人因號爲萬石君。其賜歸休老於家之時。長子建官爲郎中令。年已垂老。白首矣。萬石君尚康健無恙。漢制在官五日。則給假一日。謂之休沐。石建此時歸家省親。輒入父母寢舍耳房內。私問侍者。取所着裏衣。與所用穢器。自爲

浣濯洗滌。然後交與侍者。仍不敢使萬石君知。恐憫其勞而止之也。如此習以爲常。亦可謂服勤無倦者矣。汝等百姓。試觀石建。旣居貴要。復當暮年。而竭誠致愛。始終罔懈。以視貪位忘親。妻子具而孝道衰者。其同異爲何如也。芳規在望。能無嚮往也乎。

其同具為向吸也次賦并望折無辨也
 廷愛欲祭國辨以與食并必賦妻子具而奉
 夫或子亦授信賜不與國辨此要必當暮年而
 其也而止之也吸也腎以爲常衣何辨無無外
 此對也然於交與卦者以不類也

烹雞奉母



漢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箕踞。容獨危坐。郭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奉母。餘半皮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客。而卿如此。乃我友矣。起對之揖。勸令從學。卒以成德。

此一幅像。是寫茅容之孝。見肥甘莫先於奉親也。茅容年四十餘歲。躬耕田野。偶與同輩避雨樹下。倉卒之中。衆人皆兩股如箕。蹲踞自恣。容獨危坐儼然。畧無惰容。郭泰是當時名士。一見遂奇異之。因請寄宿其家。次日見容殺雞爲饌。疑爲已設。不意容止將此

雞供母。其餘皮閣存留。以備後需。自以蔬菜與客同飯。郭泰乃曰。卿真賢哉。過人遠矣。林宗是郭泰字。言我林宗尚減省養親三牲之物。以待賓客。卿能先親後客如此。使我不覺感動。是誠我之益友矣。於是起與相揖。且勸令相從遊學。其後遂成名德之士。汝等百姓。試思人家一遇客至。便以豐肴盛饌相款。父母跟前。却似暫從淡薄。亦不爲過。此世俗通病。連父母亦謂應合如此。茅容意獨不然。以爲母親年老。須用肉食供養。賓客是我同輩。可以隨便。若是賢客。自然不在飲食上較論。朴朴實實。絕無一毫粉飾。今人只

聖訓像解卷之一
後漢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亂。負母逃難。數遇賊。或欲劫將去。革輒泣告有老母在。賊不忍殺。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僂身之物。莫不畢給。

此一幅像。是寫江革之孝。見竭力以備養也。江革自幼喪父。與母同處。遭時離亂。背負母以逃難。屢次遇賊。或欲劫奪革去。革卽哭泣告訴。有老母現在。賊見其孝。亦不忍殺。及轉至下邳。貧窮無資。乃裸體跣足。爲人傭工。以供養老母。凡老母所需之物。無不措辦完備。汝等百姓。試思身處貧窶。孰有甚於革者。乃革能備物致養。無少欠缺如此。所謂心有餘於力。則力

無不周。力有餘於物。則物無不贍也。尚書謂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苟甘旨有餘。就養無方。天倫樂事。又何加焉。

樂事又何必講
 歡親買用茶養親父母甘旨自餘無養無天倫
 無不周以存餘款必與必無不觀也尚書
 車中

扇枕溫衾



聖諭後解卷之一
後漢黃香年九歲失母思慕惟切鄉人稱其孝躬執勤苦事父盡孝夏天暑熱扇涼其枕簟冬天寒冷以身煖其被席太守劉護表而異之

此一幅像是寫孝本於天性非有所強而然也黃香年方九歲。便已失母。思念愛慕之心。甚是真切。感動鄉人。皆稱其孝。身習勤苦之事。不以為勞。其事父親克盡孝道。天暑則扇涼其枕簟。寒則以身煖其被席。卽禮所謂溫清是也。因心而出。自與古合。古謂緣人情而制禮。不信然歟。聞於太守劉護。乃旌表而優異之。孟子云。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豈獨黃香為然。惟移於習俗。汨於嗜欲。遂將良知良能。漸致湮沒。雖春秋鼎盛。且遠遜於垂髫孺子。豈不深可哀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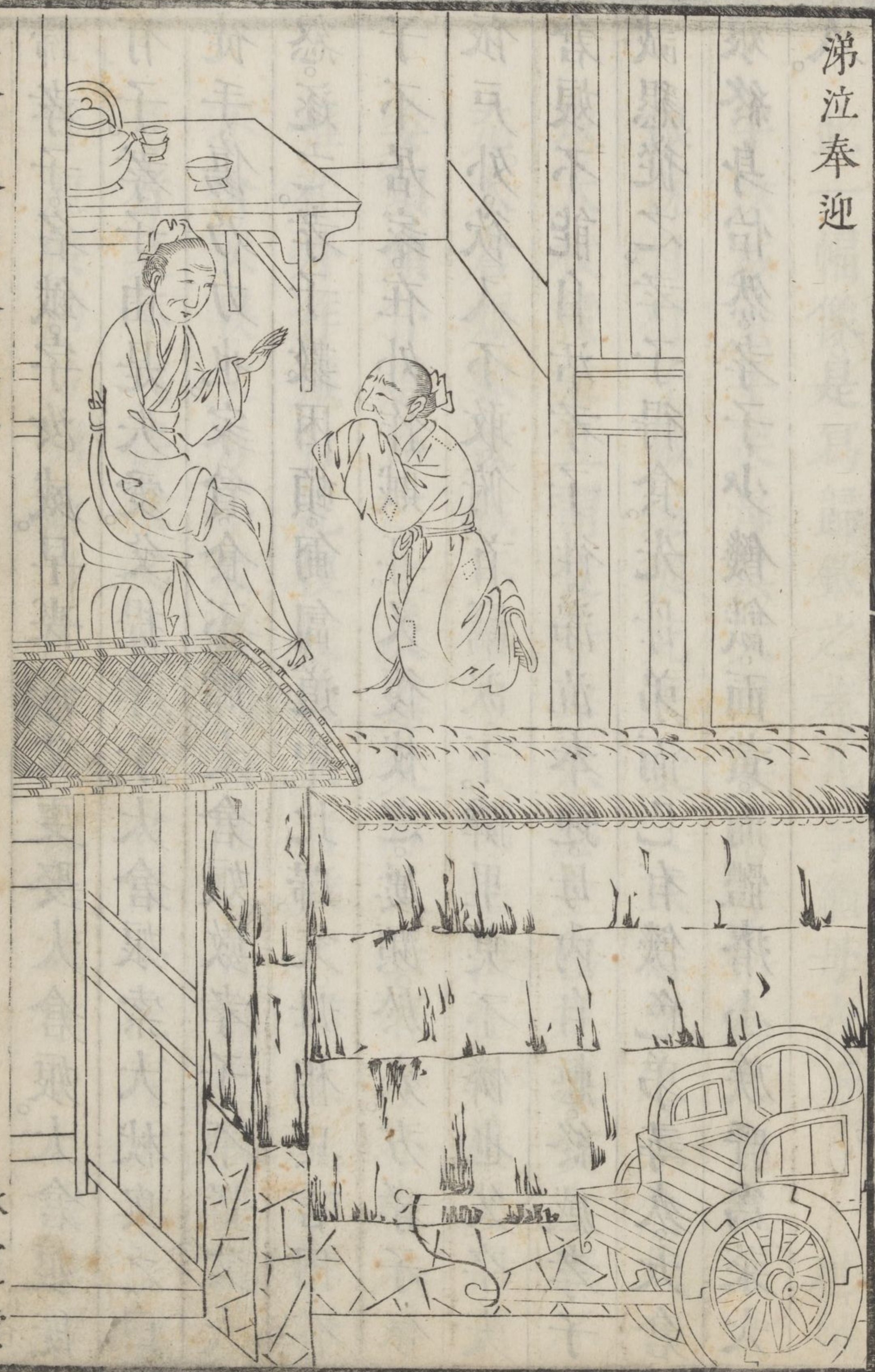
唐儼全州人事嫡母蒙甚謹於生母宋儀節衣食視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歿二十年而宋歿。儼朝夕號慕。葬宋於金盆山。廬其次三年。寢苦枕塊。惟從一童子。蛇虎縱橫其間。儼不怖也。金陵顧璘知全州賦詩咏其事。書山之壁。曰望母巖。

此一幅像是寫唐儼之孝。凡事嫡母者所當法也。唐儼全州人。事奉嫡母蒙氏。甚是敬謹。其於生母宋氏。一應儀節衣食。較之嫡母。凡事從減。自云禮有所限。不敢過也。嫡母蒙氏歿後二十年。生母宋氏方歿。儼號泣思慕。葬宋於金盆山。廬於墓次三年。寢草苦

枕土塊。惟一小童相隨。山中毒蛇惡虎。往來縱橫。亦無畏懼。金陵人顧璘來知全州。作詩詠道其事。書於石壁之上。名爲望母巖。蓋重美之也。汝等百姓。須知嫡母分尊。禮應從厚。生母分卑。禮應從薄。斯謂恩中有義。若私於所生。卽不爲純孝。爲庶子者。宜深致思焉。

有美於金盆山底其文三年
 虎縱橫其制儼不怖也金陵
 青燕之佳曰聖母
 育養榮祿伏死半唱不為歸
 敵母各尊靈孰辨其主其公
 不盡之士各為望其難蓋重
 美之少於善百於忠
 無男則金刻人願來成全泚
 計其山中其其其其其其其

涕泣奉迎



聖諭像解卷之一
歸孝子名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索大杖與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贍。太倉娘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孝子數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隣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慙。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呼爲菜大人。

此一幅像。是寫歸鉞之孝。凡事繼母者所當法也。鉞字汝威。蚤年喪母。其父更娶繼母。稱爲太倉娘。太倉娘既自有子。鉞遂從此失愛。父或怒擊之。太倉娘即取大杖授父。且謂徒手擊人。必至傷力。家貧食既不充。太倉娘輒數鉞不置口。父聞。逐出在外。屢屢困頓。委頓顛仆道路之上。及還。父母又云。有子不守本分。惟在外作賊。言訖。復杖。幾死。者數次。歸鉞在外。戀戀不舍。又畏父母。不敢踵門而進。俛首偷墮眼淚。隣里見者。莫不哀憐。及父亡後。太倉娘不能存活。孝子親往迎接。涕泣固請。母內自慙愧。又感孝子至誠懇切。

遂從其請。孝子每得食，先奉母。次與弟。自家有無，俱所不計。故常有饑色。其弟不幸早歿。太倉娘以孝子可托終身，怡然無復憂慮。孝子少時，常受饑餓。故面帶黃而體瘦小。族人以其有菜色，共呼為菜大人。大抵繼母之情，先後異視。故間有不慈。若人子克盡孝道，至誠無貳，則轉不慈以為慈。如閔子王祥，又何繼母之不可動乎。今觀歸孝子，是亦閔王流亞矣。何代無賢事繼母者，宜師之。

棄職尋親



聖諭像卷之二
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
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用酒肉。與
人言輒流涕。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
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
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由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再爲
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
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拊其弟妹益篤。爲買田宅居之。
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
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

此一幅像是寫朱壽昌之孝。凡爲人子。不幸而遇出
母者。所當法也。朱壽昌年七歲時。其父爲雍州太守。
出其生母劉氏。嫁於民間。母子分散。音問不相知者
已五十年。壽昌乃往四方尋求。不肯暫止。凡飲食。不
用酒肉。以不見母。不忍甘味也。與人言及其母。卽悲
哀流涕。神宗熙寧初。棄去官職。自往秦地。與家人訣
別約信。謂我若不見母。不復回歸。行至同州。得遇其
母。時年已七十餘矣。雍州太守錢明逸。以壽昌棄官
尋母事。奏聞於朝。國法棄官者不得復職。壽昌以尋
母故。特恩詔還就官。由是天下之人。皆知壽昌之孝
矣。壽昌先爲閩州廣德軍二郡太守。今再應爲郡守。

至是以就近養母故。自願改任通判於河中府。迎其母嫁民間所生弟妹歸養。以慰母心也。居處數年。不幸母歿。哀毀之至。幾乎壞目。推愛母之心。拊養弟妹。益加篤厚。爲置田宅。使資生有賴。推愛父之心。以惠宗族。捐已財。嫁兄弟無父之女二人。及家貧力不能葬者。代葬十有餘喪。良由至孝出於天性。故若是其不匱也。古稱母出與廟絕。子思子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然則生母旣出。分亦有以限之歟。但母子深恩。終屬天性。壽昌之念念不忘。誠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善乎褒德侯之言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之藉口廟絕。視出母如陌路。觀於壽昌。亦可以自省矣。

程通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弟子員。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遭喪歸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年耄。通乃上書言。臣幼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高皇帝憐之。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平。既至。乃并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帝歎曰。孝哉。此人。命除其籍。

此一幅像是寫程通之孝。凡事祖父者所當法也。程通幼年。便有天然至孝之性。舉動必依禮法。且酷好學。並無厭倦。鄉中先生多奇異之。年十四歲。卽入學。補弟子員。洪武乙丑。貢入國子監。爲太學生。時年二十二。遭母憂。回籍。乃廬於墓三年。哀傷悲慟。毀削形體。及歸家。妻子俱不相識。戊辰。服滿。復上太學。時祖父平。以罪問發延安府充軍。年已衰邁。通乃上書奏言。臣幼失父。是祖卽臣生身之父也。臣祖老無子。是臣卽祖養老送終之子也。今邊地軍卒如林。之衆。豈少臣祖一人。辭極懇至。哀切。書上。明高帝深憐憫之。留其本不下。暗地命兵部從驛遞召平來京。既到。乃

并傳旨召通命兩人各東西立殿下高帝顧通曰汝
認得此人否於是祖孫共相抱持欲哭則哽咽不能
出聲天威在上復難仰視惟有俯伏飲泣而已帝歎
息曰孝哉此人命所司除其軍籍俾祖孫得相聚焉
當時明祖御下最嚴不肯輕易徇私變法今觀程通
一疏下呼上應捷如桴鼓蓋感之者誠則應之者自
速經曰孝弟之道無所不通誠然哉誠然哉

上表陳情



晉徵李密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上表辭曰。臣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帝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

此一幅像。是寫李密之孝。凡事祖母者所當法也。晉武帝徵召李密。令爲太子洗馬之官。密以祖母年老。上表懇辭。言臣甫四歲。不幸喪父。被舅奪母守節之志。使其改嫁。臣鞠育無人。祖母劉氏哀愍臣孤立微弱。親加撫養。設使臣無祖母。何以得至今日。今祖母已老。若使無臣。何以終養餘年。是母孫二人。先後互相爲命。區區之心。所以不能棄祖母而遠去也。臣密今年四十四歲。祖母劉今年九十六歲。是臣盡忠節於陛下。將來之日尙長。祖母朝不保暮。臣所以報之者。其爲日甚短。烏鳥微禽。尙有反哺之恩。懇允終養。以全臣志。表奏。武帝嘉其篤誠。特賜奴婢二人。俾侍祖母。仍勅郡縣有司。爲密祖母供給奉膳之具。大凡父親不幸身故。祖父母。偁合孫子奉養。汝等百姓。不

聖訓傳角卷之一
吳明徹幼孤痛墳塋未備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每之田中訴天號泣數日苗復生秋大獲充葬用時有善占墓者指以吉穴後位至司空。

此一幅像是寫吳明徹之孝見人子宜遵禮制以速葬其親也。吳明徹早年喪父傷痛墳塋未能完備家中貧窮力難給用於是勤苦耕種時值天下亢旱久不下雨苗稼盡皆焦枯明徹時往田中告訴上天號泣涕泣數日後枯苗復生至秋大熟得稻以資葬用有善相地者教以吉穴所在其後位至司空大凡人

子事親須生養歿葬各盡其禮古制三月而葬是一定不可易者。今人多爲風水所惑停留等候並不在意稽延日久又復拘忌陰陽子孫衆多年命一有不合卽不敢葬以致柩存在家者或遭回祿延燒殯在野者或爲流水漂沒狼籍暴露行路心傷爲人子者反視爲固然誠可痛恨現奉 功令屢飭掩埋尚復因循陋習不肯遷改汝等百姓試觀吳明徹號泣訴天枯苗復生只此孝心天卽憐憫雖徹骨貧窮收得幾石稻子省費節用卽將父親歸葬其得吉穴亦是孝心所感可見人子果以孝親爲念何愁不能營葬

聖諭象解卷之一
宋孝宗性至孝。以太祖遺孤。承太宗絕裔。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朝上皇於德壽宮。從上皇幸聚景園。無歲不然。上皇年七十。既加尊號。年八十。又加尊號。情文兼盡。始終無倦。升遐之日。哀慕尤切。史臣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却羣臣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

此一幅像。是寫爲人後之孝。凡承繼者所當法也。孝宗天性至孝。本屬太祖之後。高宗東宮久虛。因立孝宗爲嗣。孝宗事上皇。凡二十六年。孝養之誠。無不備至。或朝上皇於德壽宮。或從上皇幸聚景園。歲歲如

此。其承歡者至矣。上皇年七十與八十時。兩加尊號。以表孝思。情意與儀文兼盡。愛敬之誠。始終無倦。及上皇駕崩。哀痛思慕。尤極懇切。史臣稱自古人君起於外藩。入承大統。盡孝於宮庭。未有如帝之盛者。終三年服。力却羣臣易吉之請。內斷於懷。行之不疑。尤爲千古卓識。廟號孝宗。其無愧矣。汝等百姓之家。不幸無嗣。多有繼族子以承宗祧者。徃徃先利其所有。後或棄之而去。以致所繼父母。垂老無人奉養。歿後無人祭享。深爲可憫。不思名分一定。卽繫天屬。撫養之恩。旣深。繼述之托。尤重。稍有二三。是背本也。觀孝

宗以旁支入爲世嫡。卽位之後。所以事上皇者。備物盡禮。誠意肫篤。雖親生之子。有不能及。至於短喪之制。相沿已久。乃能獨排衆議。力行不疑。其度越爲何如耶。爲人後者。能於孝宗之事。上皇熟玩而深思焉。亦庶幾不至於背本矣。

德冠後宮



漢明德馬皇后年十三。選入太子宫。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顯宗卽位。以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養之。后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終始無間。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立爲皇后。旣正宮闈。愈自謙肅。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謁。望見后袍衣麤疎。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此一幅像。是寫馬皇后之孝。以示宮闈懿範也。明德馬皇后年十三歲。選入太子宫中。上則奉承陰后。傍則交接同輩。一應禮節。無不修備。上下俱各相安。及顯宗卽位。立爲貴人。其時后前母之姊所生女賈氏。亦以選入宮中。生子肅宗。帝以后未有子。特命養之。后盡心撫育。不辭勞瘁。比諸親生。更似過焉。肅宗性亦至孝。淳厚肫篤。本於自然。母子各盡慈愛。自始至終。毫無有間。永平三年春。有司奏請立長秋宮。長秋宮。皇后宮也。帝時尚未顯言。太后曰。馬貴人之德。冠於後宮。今欲立后。卽其人也。遂册立爲皇后。旣正位。宮闈愈益謙讓。謹肅。常着大練裙。不加緣飾。遇朔望。

日諸姬公主朝見拜謁。遙見后所御袍衣麤踈。疑為
 綺縠。及就近視之。始知非是。不覺發笑。后曰。此繒與
 染色相宜。是以用之。非有他也。大凡婦人女子。陰性
 多偏。日復不識詩書。是以仁孝恭儉者少。汝等百姓
 中。父兄如解書義。當以古來賢淑所行美德。為之講
 說。以啓迪教誨之。庶幾克盡婦道。貽後人無疆之福。
 如馬后事。陰后以孝。接同輩以禮。撫子以慈。御下以
 惠。履貴以謙。律身以儉。又何備也。身為國母。猶孳孳
 罔懈如是。况下此者乎。無不勉勵。上不愧於天。下
 不愧於人。太子宮中。士服未嘗。亂武。紛

銷彌嫌隙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隋右驍衛將軍晟女。喜圖傳。視古今善惡以自鑑。晟以女太宗。時隱太子覺閔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隙。俄爲皇后。性仁孝儉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宮有被罪者。帝怒。詔繩治。俟帝意解。徐爲申理。終不令有寃。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歿。后視如所生。媵侍疾病。輟所御飲藥資之。下懷其仁。

此一幅像。是寫長孫后之孝。見委曲將順。可以潛消禍萌。轉危爲安也。長孫皇后。是隋朝右驍衛將軍長

孫晟之女。從幼喜觀圖史。書傳考古今善惡以自鑑戒。晟以嫁太宗。於時隱太子建成閔璿之釁已構。呼吸之間。便分禍福。后內盡孝道以事高祖。恭謹以承奉諸妃。各得其歡心。由是嫌疑釁隙。俱消釋無存。太宗得免於患。終陟帝位者。皆后之力也。未幾。冊爲皇后。后天性仁厚。孝愛節儉。朴素。凡衣服御用諸物。取足卽止。正位之後。益留心書籍。與太宗言。或偶及天下事。便辭曰。雌雞報曉。家窮之兆。言婦人不可預政事也。帝強之再三。終不肯對。宮中有得罪者。帝發怒。有詔推問。必待帝意稍解。然後從容爲之開釋。不使

其有冤抑。有宮嬪生豫章公主。不幸蚤歿。后撫養。與親生無異。媵妾近侍有病。罷御用所飲之藥。資其調治。以此下人。盡感其恩德。汝等百姓。觀長孫皇后。平日克盡婦道。孝養高祖。承順諸妃。所以建成謀。傾太宗。全賴皇后陰調密護。故能消禍未萌。宗社奠安。如此方是純孝。至於不預朝政。恩待下人。舉動卽合規矩。發念盡是慈祥。種種美德。摠由此孝心推廣而出。汝等百姓。若粗識字義。家庭閒暇時。將此道理。與家中女人詳解細說。使之感動興起。願爲賢婦。其於隆家昌後。所裨誠非小也。

修葺故第



唐襄城公主。下嫁蕭銳。性孝睦。動循矩法。帝勅諸公主視爲師式。有司告營別第。辭曰。婦事舅姑。如父母。異宮則定省闕。止葺故第。

此一幅像是寫襄城公主之孝。見雖處尊貴。亦必親奉舅姑也。襄城公主。太宗女。下嫁於蕭銳。性孝愛和睦。舉動必依規矩準則。帝勅令諸公主。凡事皆奉襄城爲師範。使有所矜式。下嫁之時。例當營第。有司以告。公主辭曰。婦之事舅姑。如子之事父母。若異宮別居。則定省之禮有缺。何以盡婦道乎。止命修葺故第。汝等百姓。試思天子之女。尊貴極矣。猶必密邇庭闈。躬親定省。民間之婦。可勿使知此意乎。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禮事舅姑



唐岐陽莊淑公主。下嫁杜悰。帝爲御正殿。臨遣。繇西朝堂出。復御延喜門。止主車。大賜賓從金錢。開第昌化里。池沼亭館。貴震當世。然主事舅姑。以禮聞。所賜奴婢。偃蹇。皆上還。旬值自市。悰爲澧州刺史。主與偕。從者不二。十婢乘驢。不肉食。州縣供具。拒不受。姑寢疾。主不解衣。藥糜不嘗不進。

此一幅像。是寫莊淑公主之孝。以爲閨中模楷也。莊淑公主。憲宗女。下嫁於杜悰。帝爲出御正殿。臨發遣時。從西朝堂出。駕復御延喜門。止留主車。以金錢徧賜賓客僕從。開第於昌化里。池沼亭館之勝。富麗震

耀當世。然主事舅姑。盡孝。遠近皆稱其有禮。上所賜奴婢。多偃蹇。驕恣。皆上朝廷還之。旬乞也。仍乞賜價值。自買。悰赴澧州刺史任。主與偕行。從者不滿二十。侍婢皆乘驢。蔬食無肉。所過州縣。一應供具。俱拒却。不納。姑寢疾在床。公主侍奉。夜不解衣。藥餌糜粥。非親嘗不進。汝等百姓。試觀莊淑公主。純孝至儉。迄今令名無窮。爲閨秀者。可勿法哉。

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筭。拜於階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此一幅像。是寫唐夫人之孝。凡爲婦者所當法也。崔山南。名瑄。唐博陵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故稱山南。其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齒脫。祖母夫人唐氏奉事長孫夫人。能盡孝道。每日早旦梳髮。總髮簪髻。盛容拜長孫夫人於庭階之下。禮畢。卽升堂以乳飲之。

由是長孫夫人。賴唐夫人孝養。不復粒食。至於數年之久。猶然康樂安寧也。長孫夫人。忽一日疾病。子孫若長若幼。皆聚于前。因宣道其辭。告於衆曰。我無以報答新婦之恩。惟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之孝敬。則我崔氏之門安得不昌榮盛大也哉。由是觀之。子孫繁盛。一本於孝。然則無論爲兒爲婦。能孝卽諸福備矣。信乎孝爲百行之首也。

楊三安妻李。高陵人。舅姑俱。三安又歿。子幼孤。妻李晝
田夜紡。凡三年。葬舅姑。及夫。兄弟。凡七喪。遠近嗟涕。太
宗聞而異之。賜帛三百段。遣州縣存問。免其徭役。

此一幅像。是寫李氏之孝。見雖爲婦人。尚能盡送歿
之禮也。楊三安之妻李氏。高陵人也。舅姑既俱。其夫
又歿。有子年幼。以孤寡而處貧窶。百艱萃矣。李氏晝
則耕田。夜則紡績。凡歷三年。以所積之資。葬其舅姑。
及丈夫。與丈夫之兄弟。共有七喪。遠近聞之。莫不嗟
嘆流涕。事聞太宗。深以爲異。詔賜帛三百段。特遣州
縣存問。以示褒美。又命免其徭役。嗚呼。媳事舅姑。能
使甘旨無缺。亦已足矣。窀穸安厝。在男子猶難之。而
李氏力舉七喪如此。恩賜優厚。又何愧乎。

王孝女。徐州人。字和子。元和中。父兄屯涇州。吐蕃寇邊。並戰歿。和子年十七。單身被髮。徒跣。縗裳抵涇。日丐貸。護二喪還葬於鄉。植松柏。剪髮壞容。廬於墓所。節度使王智興白狀。詔旌其門。

此一幅像。是寫王女之孝。見閨中弱質。亦能奔喪廬墓也。王孝女。徐州人。唐元和年中。其父兄從軍屯守涇州。時吐蕃犯邊。父兄俱歿於陣。此時孝女年十七歲。孤身一人。被髮。跣足。着縗麻衣裳。徑抵涇州。日向人丐求請貸。護父兄二喪還葬於鄉。手植松柏。以蔭墳塋。剪斷其髮。毀壞容貌。結廬墓所居之。其必剪髮

毀容者。以身係女。流熒熒野處。防侵暴也。節度使王智興奏其事。乃下詔旌其門。汝等百姓。試思王氏止是一女子。乃能奔喪廬墓。從患難顛沛中。事事盡禮。尋常男子。亦所不及。可見人能存此孝心。雖至難事。亦變爲易。古來緹縈曹娥。都是如此。若父母不曾生得男兒。爲女者。亦當隨心力所至。各盡孝道。蓋男女雖殊。養育之恩則一。不可謂生養歿葬。非女兒事。竟膜外置之也。

期不置之也。不何謂主養太養非文良事竟
 辨良良為文亦衣當謂心代西至各盡孝誠盡良文
 亦變為良古來辨榮曹淑亦長吹此善父升不曾主
 尋常良千衣而不久也良人指符此孝公觀至獲連
 長一丈千代前衣亦盡墓翁思獲融亦中華事盡顯
 曾與表其事代不請致其門。或學百致海思王刃山
 與容谷以良科文而幾幾視欲如對暴也。前與對王

千人送葬



聖諭像解卷之一
三
汴女李者。年八歲。父亾。殯於堂十年。朝夕臨。及笄。母欲嫁之。斷髮。丐終。養居母喪。哀號過人。自庀葬具。州里送葬千餘人。廬於墓。蓬跣負土。以完園塋。蒔松數百。按察使薛季昶表之。樹闕門閭。

此一幅像。是寫李氏之孝。見女子之不忘其親也。李氏年八歲。其父亾。故。殯於堂者十年。力不能葬。孝女朝夕哭臨。年既及笄。母欲嫁之。李斷髮示志。乞於母以求終養。及居母喪。哀痛號泣。過於常人。自治葬具。州里送葬者千有餘人。感其孝也。廬於墓側。蓬頭跣足。親負土。以完葺園塋。且蒔松樹數百株。按察使薛

季昶表請旌之。詔建闕於門閭。大凡男婚女嫁。禮之常也。李氏以父喪未葬。母老缺養。斷髮示不適人。以求葬父養母。志良苦矣。彼爲人女。已嫁而孝。遂衰於父母者。睹此可惕然也。

敬事寡嫂

讓封遺孤

仙授青囊

誠感讓田

煮粥然鬚

誠止凶虐

家法可師

恩同鞠育

浹旬潼流

分書付火

寵異諸王



聖諭像解卷之二
漢明帝永平十一年正月東平王蒼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此一幅像。是寫漢明帝孝友。見身爲天子。其於手足。猶且恩禮兼至也。東平王蒼來朝京師。一月有餘。辭還本國。帝親臨送之。及別歸宮。不禁悽然懷思。乃特遣使以手詔賜東平王國中傅曰。辭別王後。兀然獨

坐。心殊不快。因乘車歸。伏車前橫木。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之句。聊以寄意。采菽詩小雅篇名。刺幽王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也。歎息。有自省之意。又言頃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道理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王之諸子年五歲已上。能趨走跪拜者。皆令帶之。蓋特典也。初明帝卽位。詔以東平王蒼寬博有謀。爲驃騎將軍。蒼薦吳良。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以良爲議郎。蒼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前後累上疏。願退就藩國。辭甚懇切。帝許之。至是入朝。明帝綢繆繾綣之情。有加

無已。而東平德盛學優。又復卓爾不群。其曰爲善最
 樂。真千古名言。宜乎纍纍之印。榮及後人也。嗚呼。盛
 哉。先是東海王疆卒。臨終上疏。甚謙約。帝悲慟追思
 不忍。厚葬以違其意。詔遣送之物。務從省約。以彰王
 獨行之志。按東海王疆。明帝兄也。生存之日。恩禮有
 加。迨乎歸葬。又能抑情循儉。相愛以德。比於門人厚
 葬。顏回。更高一等矣。明帝孔懷之誼。其真不可及也。
 夫藉於清芬。來博不計。雖命以甄。亦自谷之
 榮。非以之於。則刈奇。意采。嘉。香。小。聚。識。各。陳。幽。玉。前
 坐。心。不。辨。因。乘。車。輿。舟。車。前。對。木。罕。觀。望。示。孰。實

煮藥然鬚



唐明皇素友愛。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親爲煮藥。回火誤熱。上鬚。左右驚救。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又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制許之。始作興慶宮。仍各賜成器等宅。環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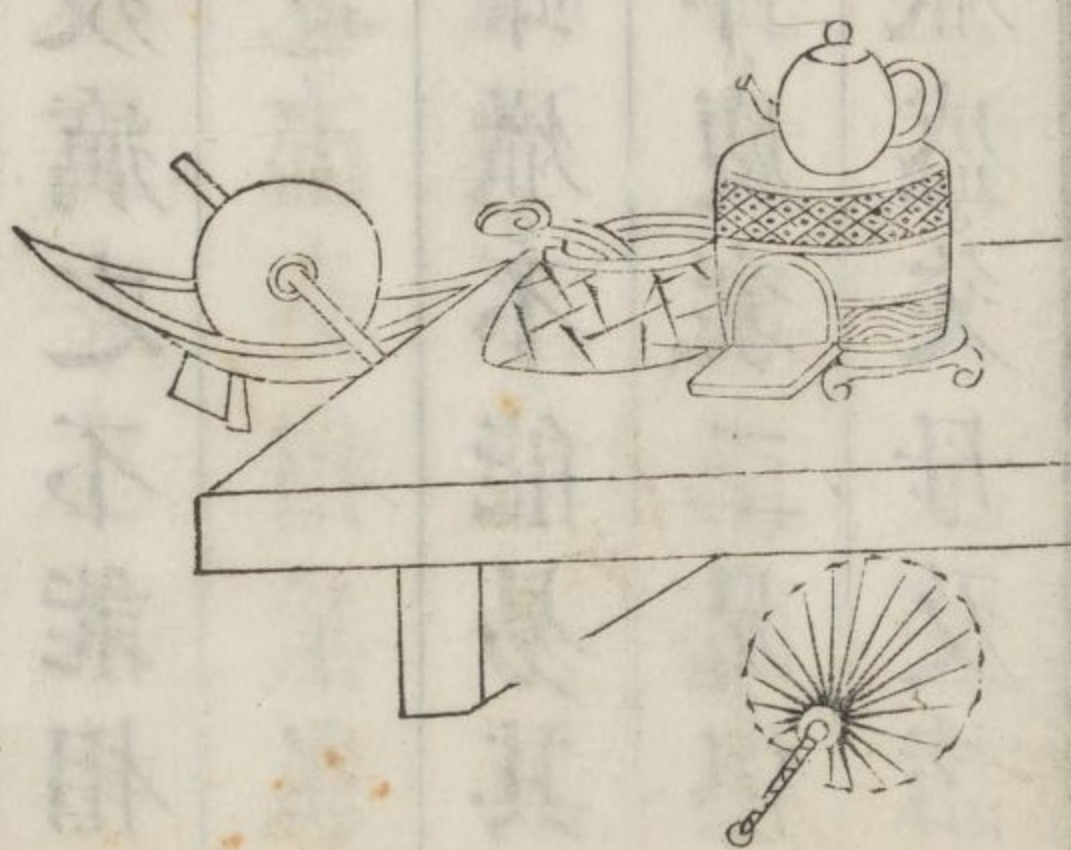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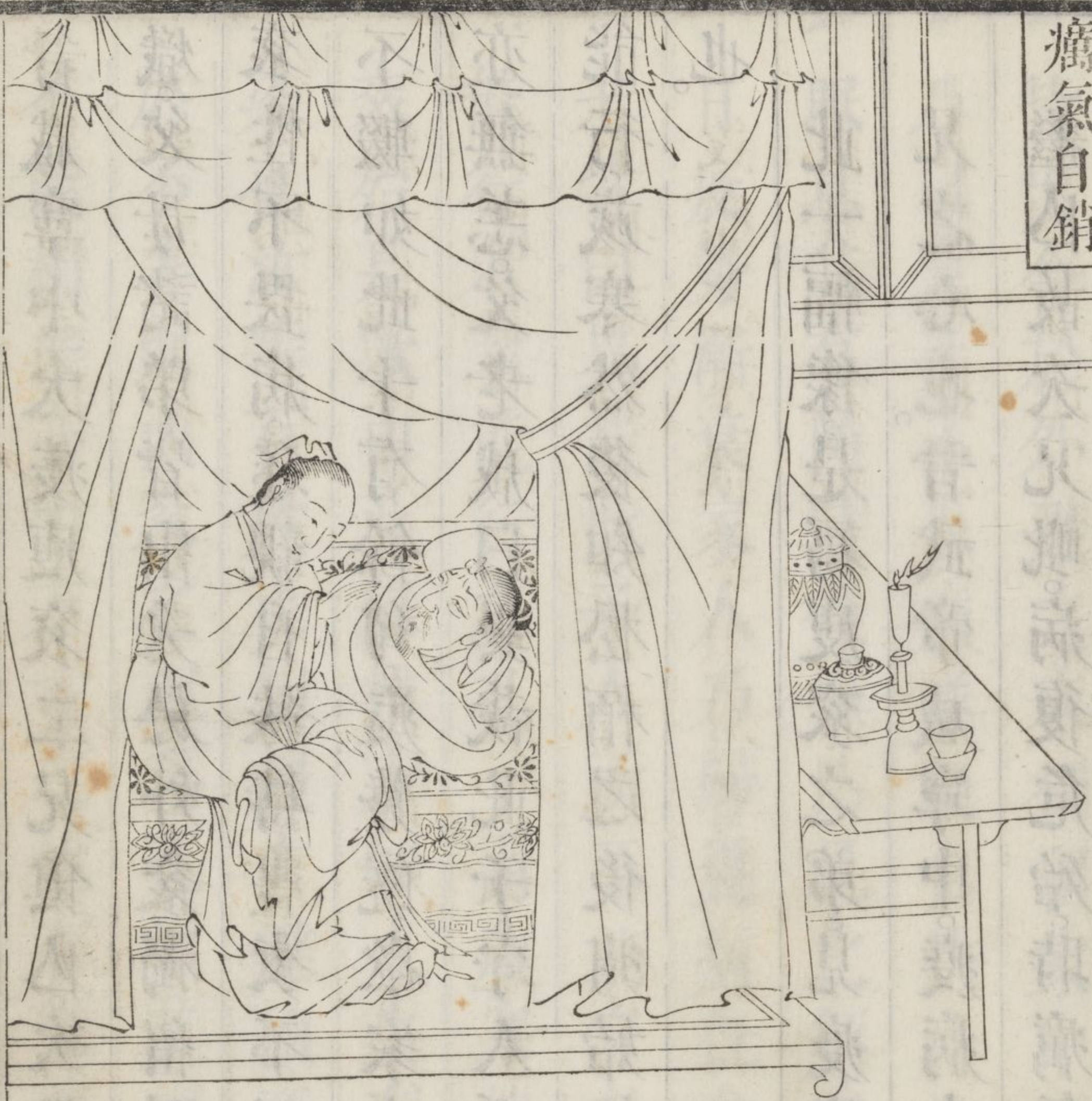
此一幅像。是寫明皇之弟。見兄弟怡怡。天倫之樂。藹如也。明皇天性友愛。初卽位時。爲長枕大被。與兄弟

同榻而寢。又設五幄。與諸王疊處其中。名爲五王帳。時薛王業有疾。上親爲煮藥。風回火轉。誤焚上鬚。左右驚救。上曰。但使王服藥病愈。鬚何足惜也。又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居宅。爲上離宮。上允其請。始作興慶宮。仍各賜成器等宅。俾環處興慶宮西南。復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諸王奏樂。則召諸王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迭爲賓主。賞賚賜予。槩從優渥。汝等百姓。須知貴賤雖殊。同胞之誼則一。誠體此意。效姜肱之被。推文舉之梨。將和氣致祥。家道之隆可冀矣。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此一幅像是寫司馬溫公之弟。以為凡事兄者法也。伯康名旦。奉之如嚴父。敬之至也。保之如嬰兒。愛之至也。蓋以老人腸胃弱。易飽易饑。體氣虛。易寒易熱。故問之不厭繁瑣。拊者。輕按其背也。溫公相業巍然。而其事兄乃如此。有子稱孝弟為仁之本。信不誣矣。古謂忠臣出於孝子。由此以觀。亦可謂忠臣出於悌弟。蓋源遠則流長也。

癘氣自銷



晉咸寧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亾。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毘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

此一幅像。是寫庾袞之弟。見疫癘雖熾。不能易其愛兄之心也。晉武帝咸寧中。疫病大作。庾袞二兄俱相繼亾。故次兄毗病復危殆。時癘氣熾盛。父母及諸弟

皆出舍於外避之。袞獨留家中不去。諸父兄強之行。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兄毗。自晝達夜。不暇眠息。其有隙時。復撫亾兄之柩。哭臨不止。如此百餘日。疫勢漸衰。家人乃歸。毘病既愈。袞亦安然無恙。父老皆曰。異哉此子。人所不能守者。袞能守之。人所不能行者。袞能行之。孔子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袞殆是歟。由此以推。方知死生有命。疫癘之不能相染也。汝等百姓。止知趨吉避凶。不知趨於善則吉。趨於不善則凶。袞之誼篤孔懷。其趨於善者至矣。疫氣不能相染。亦由方寸之地。有以銷彌之也。爲人弟者。

馬援事兄况甚謹。况卒。行服期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

此一幅像。是寫馬援之弟。能推敬兄者。敬嫂也。馬援事其兄况甚謹。及况歿。行期年之服。不敢離墓所。其敬事寡嫂。必整冠。後見。謹之至也。世道不古。往往因兄既故。欺凌寡嫂孤姪。觀於馬援。亦可廢然反矣。

讓封遺孤



魏鄭公徵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
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

此一幅像是寫鄭公讓封愛兄之誠無已也鄭公以
從定五禮循例當封一子爲縣男徵請於朝願以所
封與孤兄之子叔慈帝聞之愴然有感曰此可以激
勵末俗使反薄歸淳也鄭公忠言直諫致君澤民之
功大矣而篤於手足如此孟子謂國之本在家寧有
岐耶

仙授青囊



聖訓修辭卷之二
顏含兄亾。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省藥問耗。必簪履束帶。醫人疏方。須蚺蛇膽。尋求不得。忽有一青衣童子。持青囊授含。開視。乃蛇膽也。藥成。嫂愈。後爲光祿大夫。

此一幅像。是寫顏含敬嫂之誠。神明亦爲感格也。顏含兄亾之後。其嫂樊氏。因患疾。遂至瞽目。含訓勉家人。各盡心奉養。每日省視藥餌。察問音耗。必簪冠。正履束帶。方見醫人爲開所治之方。內中須用蚺蛇膽。徧覓既不能得。忽遇一青衣童子。手持青囊授含。開而視之。乃蚺蛇膽也。藥成。嫂服之而愈。含後爲光祿大夫。汝等百姓。試觀顏含止一敬嫂之誠。遂感仙童以青囊相授。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信夫。

此一節像足...
 人各...
 以青囊...
 大夫...

誠感讓田



聖訓後解卷之二
施佐與弟佑俱致仕歸家。以田產積隙。親友分解不能。同邑嚴鳳素以孝友著。一日佑告以爭產事。鳳輦感曰。吾兄苦懦。令得如爾。兄強毅。盡奪田。吾復何憂。因揮淚不已。佑乃惻然感悟。遂拉鳳詣兄宅。且拜且泣。佐亦垂涕。遂各以田相讓。友愛終身。

此一幅像是寫嚴鳳之弟。見愛兄之至。能感他人使化也。施佐施佑兄弟兩人宦成。各致仕歸家。以爭田產積成仇隙。親戚朋友從中勸解。俱不能止。同縣有嚴鳳者。素以孝友著稱。偶一日佑以兄弟爭產事告之。鳳輦眉感額。曰。吾兄苦懦弱。設使能如爾。兄強毅。

盡奪吾田。亦復何憂。因流淚不止。佑聞其言。乃惻然感悟。遂手拉嚴鳳至兄宅。拜泣請罪。施佐亦垂涕。兄弟各以田相讓。從此友愛終身。汝等百姓。試思嚴鳳何如人也。乃能使閭墻之釁。凍釋冰消。豈非所感者深乎。爲人弟者所當深念也。

唐英公李勣。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然火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此。勣曰。豈爲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煮粥。復可得乎。

此一幅像是寫英公奉姊之誠。見事姊亦如事兄也。英公貴爲僕射。其姊患病。必親自爲之然火煮粥。至於火焚其鬚。亦無倦色。姊謂之曰。奴僕婢妾多矣。儘可役使。何爲自苦如此。勣對曰。豈爲無人可用耶。今念姊之年既衰老。勣年亦衰老。歲月有限。雖欲數數爲姊煮粥。以盡我之心。豈可多得耶。古稱孝子愛日。若英公之奉姊。亦可謂愛日者矣。汝等百姓宜思之。

誠止凶虐



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

此一幅像。是寫王覽之弟。兼寫其妻。亦能體夫之心。以爲心也。王祥之弟王覽。其生母朱氏。待祥每不以道。覽年數歲時。見祥被母箠楚。輒撻。輒涕泣抱持之。不使得加其身。至十五歲。每勸諫其母。母聽覽諫。凶虐少息。朱氏屢以非理之事。使祥爲之。覽卽與俱。爲以代其勞。又以非理之事。使祥妻爲之。覽妻亦趨與

俱爲。不令獨任。母愛已所生子。與生子之婦。患其力弗能勝也。乃不復以非理之事。使祥及祥妻焉。夫妯娌。猶弟兄也。然少有輯睦者。覽之愛兄固矣。乃覽妻亦如是。非香閨翹楚乎。所當奉爲懿範也。

衣破其非香圍曠焚乎祇當奉為盛歸也
 飲解弟民出然少休神神香贊之愛只因矣六實妻
 與弟親也衣不賣以非聖之華時報又報妻焉夫故
 好為不令麻甘其愛口西坐于與土于之敬惠其也

家法可師



聖訓傳解卷之二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晞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孝芬叔振既亾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

此一幅像。是寫芬晞兄弟孝友。家庭禮法之善也。崔孝芬。北朝博陵人。弟孝晞。爲趙郡太守。奉事孝芬。克盡恭順。或坐。或食。或進。或退。必稟孝芬之命。不敢任

意。每雞鳴起。和氣婉容。以溫柔顏色。雖一文之錢。一尺之帛。亦不私爲。已有遇冠婚喪祭吉凶諸禮。所當費者。必相聚對議。然後分給。諸兄弟之妻。得於觀感。亦自相親相愛。衣服飲食之類。有則共有。無則共無。苦樂均一。毫不偏私。孝芬叔父崔振既亾。兄弟以下諸人。奉叔母李氏如事所生。早晚之間。寒則致其暖。暑則致其涼。出必請啓。入必進見。家事無大小。一一咨稟。聽叔母裁決。每兄弟出外。有所得而歸。雖尺寸之末。亦皆輸入叔母李氏之庫。四時分給諸物。咸裁於李氏。如此不紊常法。歷二十餘年之久。汝等試觀

孝芬一家孝友兼盡禮法秩如妯娌同心長幼順命
和而不流嚴而有節治家之道莫善於此真後世所
當法也。

其言... 孝友兼盡... 禮法秩如... 妯娌同心... 長幼順命... 和而不流... 嚴而有節... 治家之道... 莫善於此... 真後世所... 當法也。

恩同鞠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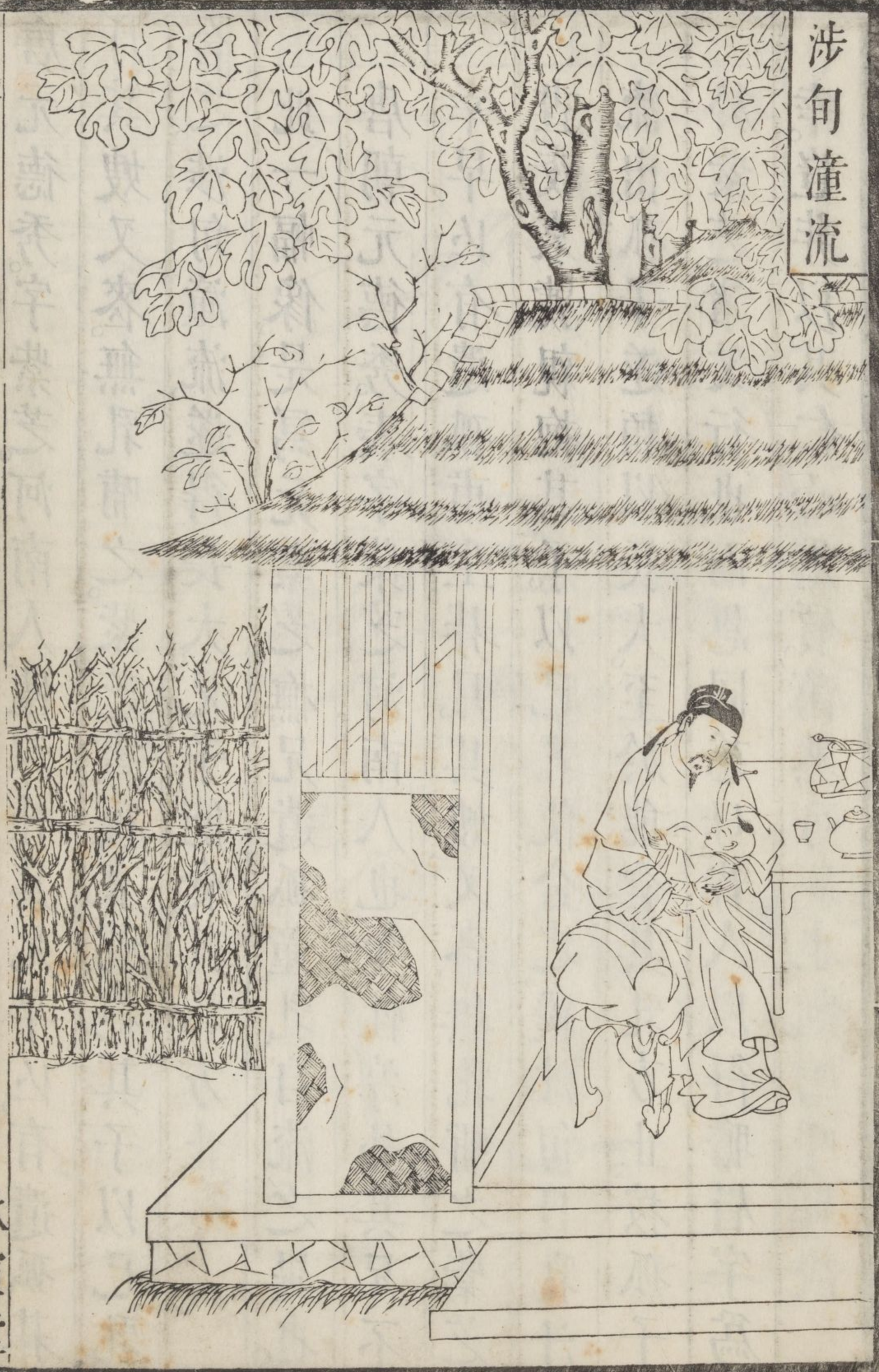
畢構性至孝。初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褓。親乳之。乳爲之出。及其亾也。二妹皆慟哭。絕者久之。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何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

此一幅像。是寫兄能撫妹。妹能報兄。各盡友愛之道也。畢構性至孝。遭繼母喪時。其所遺蕭氏盧氏兩妹。在襁褓中。年甚幼也。旣無乳哺。構以已乳飼之。乳爲生湏。二妹賴以存活。及構去世。二妹慟哭。歿而復甦者久之。且曰。兄弟雖無三年之服。然非兄。則吾二人何所鞠育。豈可與常等。遂執喪三年。朝野聞之。莫不

流涕。汝等百姓。試思男子無乳。此其常也。構誠於撫妹。而乳隨出。養孤雛於穀中。慰繼母於泉下。縗麻哭踊。以報殊恩。名垂後裔。永永不忘。彼薄於手足者。視此爲何如也。

此為所攻也
 此以辨終思命聖對商未示不念好戰效手只香
 恭而長計出養亦繼飲環中慈慈母飲泉下
 承承矣

涉旬潼流



唐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性淳朴。其兄早亡。有遺孤。其嫂又來。無乳哺之。紫芝晝夜哀號。抱其子以已乳含之。涉旬。潼流。遂得長大。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此一幅像。是寫元紫芝撫兄遺孤。潼乳自流之異也。唐朝元德秀。表字紫芝。河南人也。至性淳朴。其兄不幸早亡。有遺孤甫生。其嫂又來。無乳哺之。紫芝晝夜哀號。親抱其子。以已乳使含之。纔涉旬日。乳汁流出。孤子遂賴以長大。至於能食。其乳方止。按孤子於紫芝。諸父行也。而恩同慈母。昔人以得瞻眉宇爲幸。豈非以其仁心爲質。藹然可親也歟。嗚呼。異哉。

分書付火



聖訓傳卷之二
宋政和間。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服闋後。同爨十二年。兄彥雲。惟聲色博奕是娛。生業壞已踰半。彥霄諫之不入。遂求析籍。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今幸畱一半。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卽取分書付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所少逋負。已儲錢償之。兄初有慚色。不從。不得已而受之。鄉人大敬服之。

此一幅像。是寫趙彥霄深心厚道。孔懷之誼至重也。

宋政和年間。溫人趙彥霄者。兄弟二人。居父母喪。服闋後。同爨十二年。其兄彥雲。惟以聲色博奕是娛。所遺生業。壞去已踰過半。彥霄諫不聽。遂求分居。及五年之後。其兄生計蕩然。無復存者。公借私貸。尚欠三千餘緡。彥霄因於除夕置酒。邀兄嫂共飲。且告之曰。向初無分爨之意。因兄用度畧無節制。恐蕩費旣盡。俱有飢寒之憂。今幸留此一半。亦足給歲時伏臘需。兄自今爲始。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卽取分書焚之。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所少逋負三千緡。已預儲錢償之。兄初有慚色。不從。至不得已。乃受之。鄉人大敬

服之。按兄弟之間，推產讓宅，美舉也。而彥霄獨求析箸。其迹蓋近吝矣。卒之伯氏生計蕭然，而我之所分完好如故。乃始舉而畀之。曾不少惜。是猶取之外府，藏之內府也。觀彥霄所爲，然後知厚於手足者，不難於輕財，而難於重財；不難於爲己重財，而難於爲兄重財。若彥霄者，斯真可以語權矣。

